

學文度印

著・忌無柳



印度文學

柳無忌・著

71.5.0522

.86003.

印度文學

著者 柳 無 忌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
郵撥：一〇〇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五〇元

目錄

緒論	一
第一章 贊誦明論	五
第二章 摩訶婆羅達	二五
第三章 羅摩衍那	四九
第四章 沙恭達羅	六七
第五章 雲使	八七
第六章 五卷書	一〇七
第七章 陀露哆	一二九

第八章	泰戈爾	一四九
第九章	印度獨立前後的文壇	一六五
後記		一九七

緒論

印度的人民屬於印度歐羅巴 (Indo-European) 民族，他們的血系與亞洲的波斯民族，及歐洲的希臘、拉丁、條頓、色爾特、斯拉夫等民族很相近。印度人也同西方的民族一般，自稱亞利安人 (Aryans) —— 亞利安這字的意義，在梵文中就是「尊貴」，他們乃自負為高於一切人類的聖種的。大概在西元一千四百年左右，這個民族的一些好戰的部落，起始侵入印度的西北部，移殖在印度河 (Indus) 南岸的草原上；後來，他們伸展到半島的東部與南部，並在北部印度斯坦 (Hindustan) 沖積的平原上，沿著恒河 (Ganges) 與贊河 (Jumna) 兩大流域，建立了他們的王國，傳入了他們的語言與文化。

這些征服者的語言是最早期的梵文，保存在詩人兼司祝的贊頌中。在西元前三世紀，他們即

已遺下文字的記錄。這種文字，與波斯文、拉丁文、條頓文、色爾特文、及斯拉夫文，有著極密切的關係，牠是屬於學者所謂的印度歐羅巴或印度亞利安語言系統的。有二千年之久，梵文是印度民族的工具，直到近代始為白話文所代替。除了最近的幾百年外，印度的文學可以完全說是梵文的文學。古代的印度文學用初期的梵文寫成，中古的印度文學用雅語的 *Sanskrit* 梵文寫成，二者雖然在文法、字體與構造方面有種種變異，但大體說來，完全是同類的文字。此外尚有一種俗語 *Prakrit*，初期佛教的典籍是用這種語體寫成的。在近代，方言文學流行，可是有許多宗教的著作，還是用梵文寫的，這可見梵文在印度勢力的盛大了。

在西元前五百年左右，波斯帝國的領土擴張到印度河兩岸，牠的統治包括著般遮普(Punjab)及信德(Sindh)等地。西元前三三一年，亞歷山大大帝(Alexander the Great)滅亡波斯帝國，曾一度進兵般遮普，是為西方文化傳入印度的起始，那是在西元前三二六年。這位偉大的征服者死後，他手下的將領有留在印度西北部的，與印度文物保持著接觸達數百年之久。在中古時期，外來勢力之侵入印度者，以回教徒最為重要。約在西元後七百年，他們在西邊伸入印度，卒於一二〇〇年佔領大部份印度土地，建起了龐大的回教帝國。在異族的壓迫下印度的梵文文學受到一個嚴重的打擊，印度民族的文藝創作也呈現著窒息的現象。其間印度又經歷一度蒙古大帝阿克巴(Akbar)的統治，這是在西元十六世紀的後半葉。到了十八世紀，印度最後淪為英國的殖民地。於是，回教以外，又帶來了基督教的影響，與印度最古的婆羅門教，自婆羅門教傳下的正統印度教，自婆羅門教分出的支派耆那教與佛教，支配了數萬萬歷代印度人民的宗教信仰。

印度的文學，尤其在最古時期，與牠的宗教息息相通，幾乎不可分離。牠第一期的文學，所謂吠陀文學，實在就是婆羅門教的文學。概括說來，三千餘年的印度文學可分爲三大時期。第一期爲吠陀文學，約自西元前十世紀至西元後一世紀，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完全是宗教文學。第二期始於西元一世紀，以迄西元十二世紀回教徒入侵之時，可稱爲雅語文學。牠與初期的文學不同，婆羅門教雖然仍是一個主要的影響，但是宗教的氣息已不如以前那樣濃厚；相反的，雅語文學的偉大作品是一些世俗的非聖文學，敘述史蹟、戰爭、英勇與戀愛等故事，宗教不過是一個骨架而已。雅語文學凋落後的幾百年，在印度文學上是一個較爲黑暗的時代，一直到西元十六世紀後，近代的白話地方文學始漸漸興起，終於在十九及二十世紀於歐洲文學的薰陶下，又產生了一些世界馳名的作家。

在本書中，我們擬用極簡略的文字，把印度文學的特點，牠豐富的寶藏，牠光榮的過去與燦爛的未來，作一概括的敘述以介紹於讀者之前。至於本書的編排，係以第一章論述古印度的宗教文學，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吠陀經典；以第二章至第六章論述中古時代的雅語文學；其中第二章及第三章專論史詩，舉出「摩訶婆羅達」及「羅摩衍那」爲其兩大類代表作，第四章關於戲劇，以「沙恭達羅」爲討論的中心，第五章概述抒情詩，第六章涉及民間文學，如小說、故事、與禽喻；第七章及第八章論述近代文學，牠的傑出作者是女詩人陀露哆及詩翁泰戈爾；第九章則敘述印度獨立前後的文壇概況。現代印度文學，正如現代中國文學一樣，有著牠方興未艾的前途。經過了世界大戰的急驟波動，與政治上刷新的意識後，印度民族的復興並不是不可能的。讓我們希

望著，跟隨這個民族的復興，承繼前代數千年來偉大的遺緒，印度獨立後的文學更將發揚光大起來，與中國的新文學相互攜手前進，成爲亞洲文學的二十大主流，昭垂不朽於後世！

第一章 贊誦明論

一 印度宗教文學

印度文學有一個重要的特點，爲其他國家的文學所不及，那就是牠濃厚的宗教成份。在印度文學的各部門中，都可以看到宗教所遺下來極大的影響。在古代印度，文學與宗教二者的關係尤其密切，我們幾乎可以說，初期的印度文學即是宗教文學。中國最古的文學作品是「詩經」，歐洲最古的巨著是荷馬的「伊利亞特」，一是流傳於民間的歌謠，一是由行吟詩人所歌唱的史詩——這兩部書中都各有宗教的痕跡，尤其在「伊利亞特」中，人與神的世界幾乎不分，但是牠們

並非純粹的宗教文學。在荷馬以前，希臘尚有祀神時所唱的贊頌，不過這些流傳下來的極少，不足成爲希臘文學的主要遺產，如史詩及戲劇那樣。較可與印度文學相比擬的，是古代的希伯萊文學。這兩個民族都是虔敬的崇神者，宗教支配著他們的生活，所以也灌注在他們的文藝寫作內。可是聖經中的「舊約」卻以散文爲主，牠實在是一部希伯萊民族的史記，不像初期印度文學完全是宗教性質的抒情詩歌。

印度的宗教文學，可以依照其宗教的派別，分爲三大類：婆羅門教文學，佛教文學，耆那教文學。在這中間，婆羅門教是印度民族的正統宗教，因此代表牠的吠陀頌（Vedic hymns），也是印度最早而最重要的文學產物。一方面，牠是一切印度文學的淵源，在另一方面，牠也是印度歐羅巴民族最古的作品。像那些在史前即已口口相傳的詩歌，牠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，但據一般學者的意見，大概是在西元前一五〇〇至一〇〇〇年間形成的。大體說來，這也是「詩經」，「伊利亞特」，與「舊約」中最早幾部份作成的時代。在吠陀文學中，反映著史前時代一個原始民族的語言、宗教與文化。吠陀詩人的血系與古歐洲民族如希臘、羅馬及條頓人的很相近，他們是印度歐羅巴民族的一個支流，所以他們的那些贊頌是歐洲比較文字、比較神話與比較宗教的起點。吠陀頌的本集也是世界最神聖的典籍。連續三千年之久，數萬萬的印度人民都曾受到牠的影響，尊崇牠、歌詠牠，有如神靈的啓示。這比之中國的經書，西方的聖經，回教的可蘭經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可說是世界上最權威的經典作品。

吠陀文學而外，尚有佛教文學及耆那教文學，也都在印度起源與興盛。因此印度的宗教文

學，更顯得富裕，更呈現著輝煌繁華的色彩。後二者均為婆羅門教的支派。在西元前六世紀，當婆羅門教的儀式主義發達到極點，因而失掉了牠的精神感召時，這二大教派就應時而興起了。佛教尤其對這種儀式主義表示反抗，牠給與宗教文學一種新的精神與新的發展。耆那教如佛教一樣，是一種僧侶式的帶有消極色彩的宗教。佛教創自東印度，耆那教則起源於西印度；耆那教的創始者大雄（Mahavira）與佛陀（Buddha）同時，或者比佛陀略早些，即是說，在西元前六世紀的時候。在今日，印度有一百餘萬耆那教信徒；而佛教呢，牠雖於西元後六世紀時在印度衰落，卻曾蕃衍在錫蘭、緬甸、暹羅、及中國的西藏等地，從而發揚光大起來。像婆羅門教一般，佛教與耆那教都各有其典籍文學，如關於說教、垂範、戒律、論辯、祝辭、傳記等作品。比較說來，二者中間以佛教文學為豐富。在最初期間，有用巴利語（Pali）即佛陀所生地的土語寫成的佛典——這是在錫蘭島上發現的，所以亦稱「南典」，以別於後來用雅語寫成的「北典」。「南典」共有三藏（Tripitaka）：律藏、經藏、論藏；每藏又各分為若干小集。雅語的佛教文學更是典籍浩瀚，在小乘與大乘中間的作品，即有下列七類：一、本生經文學；二、譬喻經與因緣經文學；三、紀傳文學；四、世紀經文學；五、方廣經文學；六、論藏文學；七、秘密儀軌文學^①。這些種類繁多，五花八門的，可說是佛教文學無盡的寶庫。不過大體說起來，牠們中間極少抒情的純文藝作品，說教示範的性質重而想像的成份少，不能如吠陀頌那樣可視為印度文學的主流。耆那教的信徒沒有產生什麼純粹的文學讀物，所以此地也從略了。

① 參考許地山著「印度文學」八九——一〇四頁。

二 贊誦明論

吠陀 (Veda) 的原來意義，是「明」，或「知識」；換句話說，他是神聖的明論或經典。全部的吠陀文學，可以分爲三個時期：一、創造時代的吠陀頌，包括印度詩篇中最古的「贊誦明論」(Rig-veda)，以及其他的二部明論——「歌詠明論」(Sama-veda)，「祭祀明論」(Yajur-veda)，與「禳災明論」(Atharva-Veda)；二、儀式時代的淨行書 (Brahmanas)；三、神論時代的奧義書 (Upanishads)，牠也是後代印度哲學的基礎。此外，我們還可以把經書 Sutra——一些關於宗教儀式、人生規範及家庭儀節的頌偈，附在牠們的後面，作爲吠陀文學的第四個時期。

在所有這些吠陀文學的作品中，「贊誦明論」非但最古，爲後來二部明論集的來源，而且也有文學的價值，在印度文學中佔著崇高的地位。雖然比其他作品的完成時期爲早，牠卻是吠陀文學創造時代的最高峯。遠在西元前一〇〇〇年，這些詩篇已口頭傳誦；在西元前六世紀左右，牠們已編成本集傳於後代。在現存的本集中，「贊誦明論」共有詩一千零二十八首，分爲十曼荼羅 (Mandalas) 或卷，每卷長短互異，僅第一與第十卷有數目相同的詩篇。在這些中間，二至七卷性質相似，都是司祝階級及其後裔所傳下的詩頌，爲謳歌天神而作的，可說是全書的核心。其他各卷，則是後代所逐漸添加的。第九卷全是讚頌蘇摩 (Soma) 的詩篇；蘇摩是一種可以製酒

的植物，佛經譯作「悅意花」，牠的液汁可爲祭祀之用，據說是天神的酒漿，凡人飲了亦可以長生不老。第十卷的詩作成最晚，也較龐雜，除了一首有關宗教的詩外，其他的都是些有趣的婚喪，祓病，及符咒之類的詩歌，是在全書中有特殊風味的一卷。

從「贊誦明論」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印度亞利安人的生活、風俗、與原始的思想。牠有文學價值，純樸自然，充滿神秘高貴的想像，可稱爲最古的文學經典。這些詩篇也寫出了古代神話與宗教的歷史，印度教如何從最原始的靈魂信仰發展爲多神的崇拜。這些天神大部份都是自然界現象及自然界力量的化身，他們具備人的形體與性格；在印度的宗教中，人神是同形與同性的。這派宗教的最後階段，是一種汎神的觀念，一種神明與宇宙都可歸納於一個神靈的意念。不過這種理論要到後來的奧義書時期方才建立起來。在「贊誦明論」中的世界主要的是一個多神的世界，在這裏邊，一共有三十三位天尊，其中常提到的有天 (Dyaus)，地 (Prithivi)，日 (Surya)，月 (蘇摩 Soma)，曉 (Ushas)，風 (Vayu)，雨 (Parjanya)，雷 (因陀羅 Indra)，水 (Apas)，火 (阿耆尼 Agni) 諸神。這些神都具有人的形狀，有著人的臉、臂、手、指等，但是他們身體的各部份有時只是象徵的，譬如日光爲日神之臂，火焰爲火神之舌及肢體。有些神道是戰士，如雷神因陀羅；有些是祭司，如火神阿耆尼。他們駕著雙馬天車，來往於天地之間，統治自然界的一切。他們飲食人所常食的牛酪、牛乳、肉、五穀、和蘇摩汁。這些食物在祭祀時由火神帶去天上，或者，神們自己駕車下凡，在祭奠的地方尚饗著。蘇摩汁是長生不老之酒，暢飲後，他們獲得了永生，在天堂內與高彩烈地過著幸福的生活。

這些天神賦有各種超越的性格與性質。他們有主宰宇宙間一切生物的權力。他們調合自然界的秩序，征服罪惡的力量；他們的法令不得違背，唯有他們始能滿足人的慾望。他們仁慈爲懷，施惠於人，從上天帶了許多禮物到下界來。他們真誠不爽，良善者給與保護，罪惡者給與刑罰。他們有超人的秉性，如權力、光輝、慈祥、與智慧，爲人所尊敬；他們給幸福，驅除災禍，因此也得到人的謝忱。到了他們祭祀的日期，古印度爲舉行隆重的典儀，司祭者歌誦詩篇以讚美他們的功德，這些詩篇遺傳下來集爲我們現在所看到的「贊誦明論」。

吠陀頌時期最受敬愛的天神是因陀羅。在「贊誦明論」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詩篇歌詠著他的偉大。他是古印度民族的主神。他的雷電從雲端射出，降下甘霖，把雨水送到大地，使五穀與植物滋長，所以也是人類的恩惠者，旱魃與黑暗的敵人。有一首因陀羅頌寫道：

他的右臂舉起天日，
敞開了黎明的朱扉，
他的赤電分裂了烏雲，
給人類帶來甘潤的霖雨。

因陀羅也是戰爭之神。在亞利安人侵入印度與本地土著衝突時，他就是亞利安人的戰神，幫助他們去打擊那些野蠻的原民：

他鎮壓雲魔的暴力，
滾流燦爛的七江，
穿透陰暗的洞穴，
征服華麗的牝牛，
燃起閃電的火炬，
他是因陀羅，勇武的戰士！

他用神的妙手造成了
大海與陸地的異蹟，
他征服亞利安人的仇敵，
給黑番注定了兀運，
在盜窟中劫奪匪徒，
他是因陀羅，勇武的獵人！

他的刀鋒導引人們走向勝利的途中，雷電是他的武器，七條燦爛的光芒裝飾他的神弓，七條大河從他流下；在戰爭的日子，向戰場邁進的軍隊高呼著他的名字：

武士的首長在戰車上，
祈求因陀羅，戰爭之神！

比這一切更重要的，他也是至尊的天神，生物的主宰，與宇宙的統治者。所以當司祝在灌注奠酒時，詩人歌唱著因陀羅的功德：

光榮神明之至尊者，
威儀赫赫的諸神之神，
在他偉大的英武前，
戰慄著大地與上蒼，
他是——人們，聽著我的歌——
因陀羅，宇宙的統治者！

他使搖盪的地球恒定，
他給原始的山岳形體，
他舉起拱環的穹蒼，
他劃分浩瀚的天空，